

一座城市与红嘴鸥 40 年的双向奔赴

都市时报全媒体记者 张小燕 实习生 肖丽娟

1985 年秋，一群来自北方的白色精灵，悄然飞抵春城昆明。它们掠过翠湖的水面，盘旋于盘龙江上空，以翩跹的姿态，叩响了一座城市的温柔心扉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场不期而遇，竟绵延成一段跨越四十载的人鸥情缘，成为昆明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生态叙事。

初遇 从惊喜雀跃到责任担当 一群先行者的护鸥初心

红嘴鸥的到来，让整座昆明城瞬间沸腾。市民们扶老携幼，揣着馒头、面包涌向翠湖、大观公园、海埂大坝，争相与这些远道而来的“天使”亲近——红嘴鸥，成了昆明人冬日里最温暖的牵挂。然而，全民欢腾的背后，一群“有心人”却陷入了更深的思考：如何让这份惊喜不止于一时，让红嘴鸥真正成为昆明的“常客”。

“我们要搞清楚它们从哪里来，为什么要来，以及如何让它们年年来。”云南大学生物系的王紫江教授介绍，在红嘴鸥入城之初，他与吴金亮副教授率先看到了红嘴鸥迁徙背后的生态意义。他们深知，留住红嘴鸥不能只靠热情，更需要科学的研究与规划。

研究过程中，他们发现，研究和保护红嘴鸥不仅是学术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，要把红嘴鸥



的研究与公众教育结合起来。开展公众教育，仅靠学术界和政府的力量并不够，必须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有必要建立一个 NGO（非政府组织）组织开展此项工作。

于是，王紫江、吴金亮牵头联系昆明市教育局教研室生物高级教师刘邦智、昆明十六中老师叶叶泰等人，开始筹建旨在研究保护红嘴鸥的群众组织——昆明市红嘴鸥协会。1987 年 1 月 20 日，在昆明市科协的支持下，昆明市红嘴鸥协会正式成立。当时，作为专门保护一种鸟类而成立的协会，在国内还很罕见。

协会的起步之路，远比想象中艰难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，没有经费，会员们就收集废报纸变卖筹资。最困难时，每个会员交了 10 元会费用来做鸡粮，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已是一笔“巨款”。没有固定办公场所，他们就借用昆明市教育局教研室的办公室。

1988 年 3 月，协会经市科协批准，更名为“昆明市鸟类协会”，2003 年又经主管部门批准，更名为“昆明鸟类协会”。40 年来，协会不断成长壮大，其研究和保护对象从单一的鸟类（红嘴鸥）扩展到所有鸟类和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，其地域范围也从昆明市拓展至全省乃至省外。同时，协会吸纳了动物学专家杨岚、生态学家吴兆录等一批贤达。如今的会员中，有 18 岁的鸟类爱好者，40—50 岁的中青年科研教学

带头人，70 多岁的专家、教授及志愿者，还有热爱鸟类的美籍华人及企业界、新闻界的朋友，一大批摄影、观鸟爱好者也加入协会，其中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占 70% 以上。一支不计报酬、热爱鸟类公益事业、具有一定鸟类知识的骨干队伍逐渐形成。

“为鸥献才智，因鸟集贤达。”这副贴在协会临时办公点墙上的对联，道尽了这群先行者的执着。作为协会领军人物，王紫江从创会伊始便夜以继日奔走呼号，还撰写大量学术论文与科普文章。一次在滇池考察红嘴鸥时，他乘坐的快艇意外翻覆，整个人被压在船舱下，险些丧命。获救后，他只休整了几天，便又投入护鸥工作。他连任 4 届协会理事长，即便到了古稀之年，退为名誉理事长，仍在为护鸥事业操劳。

资深会员杨明堪称红嘴鸥“百事通”——80 岁高龄的他，每天仍要辗转数小时前往滇池、翠湖观察红嘴鸥。当海口大桥因市民违停观鸥成为红嘴鸥“夺命桥”时，他又奔走协调交警、路政部门，最终成功将鸥群引离危险区域。

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鸟类学博士、昆明鸟类协会秘书长赵雪冰，是鸟协的后起之秀。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参与红嘴鸥的相关研究工作，积极参加并指导会员与志愿者进行红嘴鸥生态生物学及保护研究、禽流感监测等工作，并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一代代鸟协人接力守护，让爱鸥护鸥的科学理念，逐渐融入昆明的城市血脉。

支撑 从政策护航到资源保障 一座城的庄严承诺

红嘴鸥的到来，不仅牵动着学者与市民的心，更得到了昆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。1985 年 12 月 12 日，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部门科研人员意见后，昆明市政府向全市发布保护红嘴鸥的通告，要求全市人民要树立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风尚，各级政府和在昆所有单位及个人都要做爱鸥模范。这则专门为一种鸟类发布的政府通告，为红嘴鸥撑起了第一把“保护伞”。

10 多天后，市政府再发紧急通知：禁止在红嘴鸥觅食栖息区域鸣放鞭炮，北起交三桥、南至双龙桥的盘龙江两岸，以及翠湖、工人文化宫周边等区域，均被纳入禁放范围。即便 1986 年元旦，重建工人文化宫的开官仪式，也为了避免惊吓红嘴鸥，取消燃放鞭炮环节。

1992 年 1 月 7 日，市政府进一步发布《关于进一步严格保护海埂的通告》，明确禁止向红嘴鸥投喂有毒、有害食物，用任何手段恐吓、伤害、捕捉、买卖、捕杀红嘴鸥，破坏、盗窃有关部门设置的喂鸥设施等行为。违反规定者，除批评教育并没收有关器械和物品外，视其情节轻重和危害大小，由

管理部门处以 50—2000 元罚款；对捕杀红嘴鸥者，可加倍罚款并予以行政拘留。

随着护鸥工作的深入，“科学”成为关键词。2009 年 4 月 16 日，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《红嘴鸥补充饲料云南省地方标准》。为一种野生鸟类专门制定补充饲料的地方标准、生产专用饲料，在国内尚属首次。

除了政策保障，经费与资源支持也从未缺席。1986 年，市政府首次投入 3 万元补助鸡粮生产，并提供了一台专用生产设备，解决了“有配方无产能”的难题。1991 年冬，因市民自发投喂的食物不足，部分红嘴鸥开始向阳宗海、抚仙湖等地南迁，市政府当即拨出 5 万元专款，组织有关单位和协会生产鸡粮，成功留住了鸥群。

此后，政府投入逐年增加：1997 年，昆明市政府拨款 10 万元，用于购买专用饲料，在南太桥、翠湖、大观楼等地定点投喂。随着红嘴鸥进城数量逐年增多，市政府也相应增加了拨款。2006 年，从市长基金中划拨 10 万元作为鸡粮生产的专款，还另增拨 10 万元用于改善红嘴鸥营养、研发鸡粮；2009 年，《红嘴鸥补充饲料》云南地方标准成功编制，开始公开向社会招标采购符合地方标准的鸡粮；2010 年，市政府专门拨款 30 万元，用于定点投喂、红嘴鸥环志与数量统计。从此，昆明市政府拨专款支持鸡粮生产、环志和数量统计工作成了常态。

从划定禁放区、制定地方性法规，到持续拨款支持、完善管理机制，昆明市政府用实打实的举措，为红嘴鸥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越冬环境。2005 年，昆明市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“中国红嘴鸥之乡”称号，成为全国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——这份荣誉，正是一座城市护鸥担当的最佳见证，让“人鸥和谐”成为昆明最亮丽的城市名片。

担当 从企业助力到全民行动 守护情缘的多元力量

昆明护鸥版图中，企业的力量始终是关键支撑。作为昆明唯一的鸡粮定点生产企业，昆明昆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昆华科技”），用 16 年的专注，成为红嘴鸥“舌尖安全”的守护者。

从 2009 年《红嘴鸥补充饲料》地方标准实施起，昆华科技便通过政府招投标扛起了“科学投喂”的大旗。“我们做鸡粮，核心是保障红嘴鸥越冬期间‘口粮’安全、稳定、充足，避免出现‘鸟到粮缺’。”谈及初衷时，企业负责人李红群语气坚定，鸡粮要按地方标准精准搭配 15 种原料，契合其以鱼、虾为主食的杂食性特点，满足红嘴鸥越冬和返程飞行的营养储备需要。“此外，推动投喂规范化，避免不合格食物伤害红嘴鸥，保障‘口粮’稳定与安全，让市民游客有科学的投喂选择，也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16 年来，昆华科技始终专注鸡粮的生产，未拓展其他业务。这份“执拗”的背后，是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——鸡粮生产需严格遵循专属地方标准，对原料配比、生产工艺、质量把控要求极高，专注单一领域才能保障产品品质稳定。

“只有专注，才能确保每一粒鸡粮都合格。”李红群介绍。

为了跟上红嘴鸥的迁徙节奏，昆华科技的生产计划始终与鸥群抵昆时间同频。每年 10 月底—11 月初红嘴鸥陆续抵昆，企业会提前 1—2 个月启动准备工作，包括对接优质供应商完成 15 种原料采购入库，全面检修混合、烘烤、包装设备，招聘并培训临时员工，确保每个人都能精准掌握原料配比精度与操作规范。

生产强度也会随红嘴鸥数量动态调整：日常每天生产 3—4 小时，产量 300—400 公斤；12 月前红嘴鸥数量达峰时，生产时长延长至 4 小时以上，日产量提高到 500—700 公斤。

更细致的是保质期管理。鸡粮保质期仅 2—3 天，一旦超期，商户可将其退回免费更换新鲜产品。“红嘴鸥吃的必须是最新鲜的，这是底线。”李红群说。为确保品质，昆华科技还建立了全流程检测体系——原料入库前逐批化验，第一批鸡粮除自检外，还需送到云南农业大学进行第三方检验，达标后方可上市。

“我们建立了销售点库存实时反馈机制，每天收集海埂大坝、翠湖等数十个点的销售数据，灵活调整产量，既避免浪费，也绝不缺货。”李红群表示，“一旦接到红嘴鸥提前大规模抵昆、极端低温导致觅食困难等突发通知，公司会立即开始 24 小时轮班生产，同步协调运输方加急配送，让红嘴鸥不饿肚子。”

作为承载公益属性的企业，昆华科技始终在“成本”与“可负担性”之间寻找平衡。近年来，原料价格上涨，企业仅通过微调价格消化部分压力，更多的是通过优化生产工艺、批量采购原料降低成本，甚

至压缩自身利润空间。“如果鸡粮太贵，市民投喂积极性会下降，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”李红群说。

在昆华科技，护鸥早已不是单纯的业务，而是融入团队血脉的文化。每年观鸥季，员工会主动参与义务投喂——红嘴鸥刚抵昆时，觅食点鸡粮尚未全面铺开，员工就带着鸡粮到滇池边、盘龙江畔投喂，部分员工还会参与护鸥巡逻，劝阻向红嘴鸥投喂火腿肠、过期食物等行为。

“当看到红嘴鸥争相啄食鸡粮，家长带着孩子用鸡粮与红嘴鸥互动，每年红嘴鸥存活率稳定，如期北迁繁殖，感觉所有的加班、坚守，都有了意义。”李红群说。

未来，昆华科技将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，提升配方配比精准度与生产效率，联合鸟类专家、科研机构优化鸡粮配方，开发更贴合红嘴鸥食性的新型产品。同时，升级质量检测设备，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监控。

“40 年人鸥情缘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守护。我们会继续做红嘴鸥的‘口粮管家’，让这份情谊在昆明延续下去。”李红群介绍，2009 年至今，昆华科技生产的鸡粮，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红嘴鸥。“我们要用每一粒鸡粮证明企业担当，让城市与自然的情缘更绵长。”

守护 从青丝到白发 普通人书写的温情史诗

在昆明，护鸥早已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，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全民行动。从在职职工到退休老人，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市民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书写与红嘴鸥的温情故事。

退休工人刘震，用 20 年的《海

鸥日记》，诠释了最纯粹的爱鸥之心。每年 11 月红嘴鸥抵昆后，他就成了翠湖、滇池边最忙碌的身影：每天清晨，他会逐一巡查各个红嘴鸥集中点，将红嘴鸥的数量、泊水情况、觅食状态，甚至鸡粮销售点义务投喂——红嘴鸥刚抵昆时，觅食点鸡粮尚未全面铺开，员工就带着鸡粮到滇池边、盘龙江畔投喂，部分员工还会参与护鸥巡逻，劝阻向红嘴鸥投喂火腿肠、过期食物等行为。

“爱鸥夫妻”张恒礼与王鉴沔，2005 年与护鸥事业结缘，20 多年从未间断。最初，他们自掏腰包买馒头投喂。后来，每天从鸡粮生产企业拉着鸡粮辗转于南太桥、翠湖、大观公园等投喂点。2005 年冬，海埂大坝突遇狂风暴雨，天气寒冷，夫妻俩顶着寒风、穿着湿透的衣服，与志愿者一起坚持喂撒了几十公斤鸡粮；2007 年，看到一只红嘴鸥被渔线缠住落水，张恒礼跳入水中救起红嘴鸥并带回家，精心照料至康复。“有生之年，我会一直将保护红嘴鸥这件事坚持下去。”张恒礼说。

生态摄影师王英，用镜头与脚步，成为红嘴鸥的“记录者”与“宣传员”。她多次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红嘴鸥繁殖地，带回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。“红嘴鸥的到来，让春城焕发了生机，也给昆明人带来了无穷乐趣。”王英说，多年前，她曾拍摄到一只独脚红嘴鸥觅食的画面，让她深受触动，也更坚定了她的护鸥决心。她始终认为，“保护红嘴鸥要从娃娃抓起”，所以她

常年带着红嘴鸥的照片走进校园，向孩子们讲解红嘴鸥的成长与迁徙故事，在他们心中种下爱自然、护生命的种子。

退休护林员赵力生，2002 年加入协会成为鸟类观察员，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统计红嘴鸥的工作。他负责的区域从松华坝水库到油管桥，全程 10 多公里，最初只能靠人工计数，后来他自购望远镜和长焦相机，只为让统计数据更准确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徒步巡查每个点位，仔细记录红嘴鸥的分布情况，为保护工作提供第一手数据。除了统计，他还积极参与红嘴鸥环志、文明观鸥劝导等公益活动。“能为保护红嘴鸥贡献微薄力量，非常有意义。”赵力生说。

“海鸥奶奶”杨水兰，自从那次不慎落水被红嘴鸥“救起”，便决定一辈子都要照顾红嘴鸥。10 多年来，她在滇池畔投喂、照料红嘴鸥，特别是那些因伤残不能随鸥群飞回的红嘴鸥。她用一双长满老茧还裂了很多口子的手，照料了几百只伤残红嘴鸥。

40 年岁月流转，老一辈护鸥人或已离世，或已步入耄耋之年，但护鸥接力棒的传递从未中断。赵雪冰等年轻博士加入协会成为后起之秀，将前沿科研成果融入护鸥工作；青少年在“爱鸟周”“红嘴鸥节”等科普活动中接过护鸥旗帜，用稚嫩的双手投喂红嘴鸥；普通市民则将喂鸥、观鸥视为生活常态，每年 10 月盼着红嘴鸥来，次年 3 月送它们走——这份守护，早已从责任变成了习惯。



1987 年 1 月 20 日，昆明市红嘴鸥协会正式成立 王紫江 供图



企业生产的鸡粮，确保红嘴鸥不饿肚子 资料图片



工作人员为红嘴鸥戴 GPS 追踪器 网友“向往西藏”供图



“爱鸥夫妻”张恒礼与王鉴沔在海埂大坝喂鸥 新华网图



扫码参与投票